

卷4

中短篇小说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杨沫文集

(京)新登字204号

杨沫文集 (第4卷)

中短篇小说选

yáng mò wénjí diǎnjuàn

zhōng duǎn piān xiǎoshuō xuǎn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378 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2-0274-X/I·263

定价: 12.90元 (精)

内 容 说 明

本卷收集了作者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创作的部分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文学剧本。

作者以她厚实的生活积累、敏锐的观察能力、朴实的语言文字，在这些优美流畅的文章里，记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尽管时代的局限性在某些篇章里留下了痕迹，但跃然于纸上的却是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



杨洁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浮尸.....	(3)
怒涛.....	(8)
死与逃.....	(15)
某家庭.....	(23)
接小八路.....	(29)
翻身爱情.....	(33)
苇塘纪事.....	(47)
一个平凡的女人.....	(100)
我的忆念.....	(111)
房客.....	(118)
汇报.....	(136)
我的医生.....	(164)
红红的山丹花.....	(180)
素不相识的大娘.....	(195)
生死搏斗的七天.....	(198)

报 告 文 学

徐庆文和南韩继人.....	(229)
---------------	-------

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	(262)
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 (续篇)	(377)

电影文学剧本

青春之歌.....	(427)
-----------	-------

浮尸

春天的早晨，大沽河两岸，低垂的柳丝荡漾在温煦的春风中。从柳隙望见远远的几株碧桃浅笑似地随风招展。太阳照着河水，河面上闪烁着鱼鳞般的金光。微风吹动了不知从何处漂来的几具浮尸，污脏的脸变成棉絮一样的臃肿、怕人。这里面有一个青年人，紧闭的双眼上面有一双浓黑的眉，破烂的衣袖露出坚实的臂膀。他直挺挺地浮在河水上，尸体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有谁知道他就是汪村的于小三子呢？……

秋天的野地里，高粱叶子的青气混合着野花的香味散荡在汪村的周围，野兔子飞似地在田野里奔跑。早晨的太阳照到村西于老婆子的屋顶，这上面正飘荡着蓝色的炊烟。于老婆子自从天色微明送走了儿子于小三子，便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吸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她不断地吸，一袋完了又一袋，一面吸一面叹息地摇着头。这样过了好久，她忽然抬起头看见正在灶前烧火的媳妇。

“饭好了吗？”她转过脸问媳妇，“小三子这会儿该到火车站了吧？”她从没有到过十五里以外的火车站，但她却很自信地说。

媳妇低着头，眼睛看着躺在怀里吃奶的孩子，手里把柴一束束向灶里添。听见于老婆子的话，情不自禁地把眼泪滴在孩

子的脸上。

“妈，饭还没熟……”媳妇羞怯地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他不是说过了吗？”于老婆子苍老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好孩子，别着急。咱们的日子往后就有了指望了。要不是咱们这样连糠都没得吃的日子，我也是舍不得让他出远门儿呀！自从他三岁死了爸爸，我就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你爸爸又没给我们留下半亩地，我给人家当使唤人受了多少苦、多少气，好不容易才把他拉扯这么大，我也是舍不得让他走呀！……”说到这里，于老婆子的眼睛潮湿了，“好孩子，别难过，不多日子，他就会平平安安地给咱们挣回老多的钱……他不是还说给你扯些洋布回来吗？……”于老婆子觉得儿子被她怂恿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工，抛下媳妇孤独地带着孩子，心里有点歉疚。她强装笑颜安慰媳妇，嘴里仍旧噙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烟雾袅袅地向上飞腾。

于小三子走后的第二天早晨，许多老婆婆都走来看望于老婆子。这里面还有同于小三子一同出去的王老五和周起的母亲。土炕上坐满了人，冷清的屋子顿时充满了热闹的气息。

“于大娘，你真好造化，养了这样一个好儿子，能到外面去挣钱。”隔壁的张二婶，睁着两只小眼，羡慕地向于老婆子说。

“真是，王大嫂子，于大娘是个有福气的人，才养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好儿子。如今庄稼人是没有活路了，今天这个粮，明天那个捐，听说不久连人带狗都得上捐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头发白得像霜一样的郭大娘，一边感慨地向大家说，一边用手指着别人的膝盖，“依我看来，除非到外边去，外边的洋钱听说堆得像山一样高。”

屋子里响着一片唧唧呱呱的笑声。

于老婆子听了邻居们羡慕她的话，仿佛儿子真的已经发财回来一样的高兴起来。她被多年劳苦侵蚀的皱纹舒展开了，笑容堆满了脸，身子竟至高兴得有些颤抖起来。

“什么好儿子呀，不过穷逼的罢了。他要是顺顺当当地回来，我可不光要烧高香，还要请大家伙儿喝酒哩。……小顺妈，快去烧水，老姐妹们在一起先喝碗茶。”于老婆子用钥匙打开屋子里唯一的破柜，仔细地取出一小包茶叶交给媳妇。媳妇低着头，垂着眼皮，头发散乱地堆在头上，默默无语的在火罐上烧水。

“嘿，哪至于这么汉子迷呀！这一屋子人都有说有笑，唯独你哭丧着脸。不识好歹！不用急，过不了几天他就回来跟你……”于老婆子的高兴，被媳妇悲苦的脸色激恼了，当着许多人指手画脚骂了起来。媳妇仍蹲在火罐旁边，眼泪一滴滴地掉在地上。

客人们觉得空气凝重起来，便一面劝着一面走散了。

次年春天，汪村的四周被绿油油的麦垅包围的时候，到处都充溢着野花的馨香。于小三子走了五个月了，却毫无音信。于老婆子天天盼望儿子的消息。她对债主们都说得很好，儿子不久就会寄钱来。晚上，她一夜夜都惦记儿子不能睡觉。夜里一切都是静的，只有不远的王老爷家的大叫驴常常高声地叫喊；在黑暗的炕角有时也有明月的清辉，照得破旧的屋子灰蒙蒙的。这时，常常在她心里涌起了许多希望和想象：小三子穿着整齐的衣裳回到家里，手里拿着白花花大把的银洋和几匣子好吃的点心。王老爷的十块钱，趁早还给他，那时，看他还敢再说一句不好听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于小三子没有回来，更没有钱寄回来，

任何消息也没有。于老婆子的热望渐渐冷下来，惶恐和不安，使她脸上的皱纹更加叠深了。她一天不知对媳妇说多少次这样的话：

“他不是说到了地方就寄钱的吗？怎么这么多日子连封信都没有呀？怪事，不要出什么事了吧？”

“你问他呀！”媳妇总是这样回答。

于老婆子一天比一天忧愁起来，旱烟袋也总不离手了。她这时想起儿子走前，村里小学的李先生对她说的话。他说，“介绍小三子出去的王老爷不是好人，他是专替日本人当走狗，骗乡下人到东北当劳工卖命的。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小三子不一定真是出去修铁路……”于老婆子想起了这些话，心里更加慌张起来。她想去找李先生再问个详细，儿子是不是真被日本鬼子骗走了。但是李先生已被王老爷撵走了。她只好找到王老爷家里。

“老爷，小三子走了五个月，怎么一点儿信儿都没有呀？他……他媳妇想他成天哭……”于老婆子颤抖地立在王老爷面前，一面说一面抹泪。

王老爷横躺在床上吸着鸦片烟，轻淡的烟雾在他的头上发着浓浓的烟香。听完了于老婆子的话，王老爷慢慢地抬起头，摸着八字胡，微微地笑了笑。

“于大嫂，你急什么呀，男人们常常是三年五年不回家，也没有信儿，可是也许有一天一下子发财回来了。你是个好妇道，菩萨绝不会错待你的。小三子许是要把挣的钱多多地积攒起来一起带回家来……”说到这里，王老爷的眼笑成了一条缝，“你们不用着急，要是少什么可以先由我这里借去，利息好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心慈不过的……嘿嘿……”

于老婆子肩上背着一斗米，笑着出了王老爷家的大门，向

自己家里疾走。春风轻轻吹拂着她的破单衣，路旁的野草也好像看着她笑。“啊！啊！王老爷说的不错，菩萨绝不会错待我哩……李先生的话不大可靠吧？……小三子回到家里，呵，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先还了王老爷家的驴打滚的债……”

一九三七年

怒 涛

太阳在东方的云端才显出火红的半圆，清晨的寒风凛冽地吹着。郊外野地里是广漠无边的一片，地里一堆堆坟头似的粪壤，树上的秃枝，构成了荒凉的晨景。一切是寂静，除了枝头不怕冷的麻雀活跃地吱吱叫着。

“工农弟兄们哪，我们是一家人哪……”

野地的破庙里，不知什么时候挤满了人群，从人群里突然爆发出悲壮的歌声，像潮水般波散在旷野里。这群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热烈的激情，在寒风中忘掉一切似的引吭高歌。阵阵歌声里充满了悲哀、愤怒与期望。一阵高起来像大海的怒涛奔涌澎湃；一阵低下去又像是潺潺的溪流，低缓呜咽。太阳渐渐升高了，火球似的照耀着寒冷得发抖的人群，大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渐渐庙外也围满了人——一群农夫农妇和一群乡下小孩子用惊奇的眼光向庙里的人们探望。歌声停止了，庙里的人都走出庙外，立刻两群人混成了一群。太阳虽然很高了，但是野外的冷风仍然刀子样砭着人们的骨头。大家还没有开口，一个农夫直爽地抢着向这群人说：

“大清早的，你们这些先生们是做什么的呀？”

“我们是找你们来谈话的，还给你们唱些歌儿听听。你们实在太辛苦了，一年四季不得清闲，可是还不易得到几顿饱饭

吃……”人群中的美真说话了。她的脸冻得紫红，头发被风吹得左右飘动。她的大眼却含着热情的光射入每个人的心上。

“是呀，你们这些城里的先生们倒很知道我们的苦处。现在是一年比一年难过了，什么东西都贵得出奇，可是我们出产的粮食却卖不到钱。前些天日本小鬼子打靶，官家还强迫我们搬家、腾房子给他们住；还要留下人侍候他们。他们是谁的祖宗呀？这么尊贵！……”一个乡下老太婆额上堆满了劳苦的皱纹，连珠炮似地一气喷出了这些话。显然，这些话蕴藏在她心中好久好久了，所以一遇机会便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是呀，我们中国人可被小日本儿欺负坏了！不但你们乡下人不得好过，就是我们在城里念书做事的人又哪里能好过？全中国被鬼子扰得没有一块好过的地方。他们成了我们的皇上，说杀谁，就杀谁，说捕谁，就捕谁。我们要不把他们打出中国去，那我们大家以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四光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粗壮的身体，散乱的头发，一对热情聪明的眼睛。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也许因为太激动了，嘴里的唾沫飞溅在他旁边人的脸上，使得那个人不得已地用手遮住了脸。

“先生，你说的话真是对！就像那天，日本鬼打靶，从我们村子外走过，我没想到碰见他们，不知哪个狗养的东西竟用枪把朝着我的后腰狠命地打了几下子，我哭着逃回家，向爸爸说，叫他帮着我去打这些狗东西！爸爸不敢惹他们，说他们可厉害，还要拿枪弹打死我们呢。到今个我的后腰还痛呢。我要有枪，我不像爸爸那么胆小，我要拿起来打这些狗强盗！……”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年纪约莫十三四岁，瘦削的脸上，流露着天真的神情。他一边愤恨地说着，一边摸着后腰，仿佛余痛还在苦恼着他。

一阵无声的默契过后，旷野的寒风中又响起了嘹亮的歌

声，歌声播散在广漠的空中，深深系住了每颗沸腾着的心。小孩子们瞪着小眼，张着口，他们很感动地用热情的眼睛望着这群城里的学生。

晚上，城市的街上，映起了万家灯火。虽在寒夜，街头的人、车，还不断匆匆来往。美真一个人踏着归途，向她住着的银闸胡同里的公寓匆匆奔去。走到那个黑漆漆的胡同里，美真觉得寂寞起来，嘴里就哼哼起歌曲。早晨在旷野中那雄壮的一幕，又映上她的心头。她想着：多么使人感动的诚朴的农民呀！中国绝不会灭亡！除了少数汉奸，这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谁不燃起了愤怒的火？我做得对！我一定要献身在这伟大的狂涛里……美真一边想着，一边在嘴角上泛起了孩子样的愉快的微笑。

开了屋门，美真进到里面，屋子一天没有烟火，显得那么阴森寒冷。昏暗的灯光，静悄悄的院子，更衬托了这小屋的冷落。房东跟了进来向美真说：

“今天城外葛庄来了人，说您的小孩子有病了，叫您快些去看看。”

美真听了这话，心里猛然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进来时的活泼顿然消失。她呆呆地向房东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房东出去了，美真拉了一把椅子，把头倚在桌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她眼前闪了一下，她想起了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萍，接着又想起了分居的昭——那个瘦长的固执的大学毕业生，使她心里感到了难忍的悲痛。白天所得到的壮烈的兴奋，一瞬间都消失了。小萍瘦弱的悲怨的脸在凝视着她，她忍不住猛然从椅子上跳起，伏在床上哭了。

夜深了，四周的一切都沉入了死静。美真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墙洞里的老鼠发着瑟瑟的声音。一个温柔的旧梦，跳

上美真的心头。她想起了过去的甜蜜生活，这生活虽然离她已很远了，但现在想来还仿佛是昨日的事。那静静的安谧的日子；昭对于她的诚挚的热爱；小萍的灵活的大眼，眯眯的笑容，母子相抱时动人心脾的欢乐，今晚都像电影一样在她眼前映放起来……

如今，昭不知到哪里去了。她恨他顽固落后的头脑，妨碍她前进才使她决心离开他。但想起他们最后离别时，她抱着小萍从他的寓所走出来，两人泪眼相对的那一幕，美真禁不住蒙头哭起来了。

美真是一个笃于信仰，富于热情的诚实的女大学生。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有一双燃烧似的眼珠，灼灼的含蕴着无限的热力。两条浓而细的长眉，窈窕而活泼的姿态，常常给予初见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她十九岁正上大学那年，与昭相爱上了，不久他们就住到了一块儿。她依靠昭的薪金过了三年，又有了现在的小萍。但美真是一个性格奇怪的女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对于这种安逸的生活，忽然恐惧起来。丈夫和儿子的爱，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她想起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人群，使她再不能这样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却正与她的见解相反。他以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庭、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他只愿意美真呆在家里好好照看孩子。因为美真我行我素对实践的努力，他们和平温馨的生活开始剧烈地冲突起来。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开了。于是美真抱着五个月的小萍，开始了飘泊生涯。她离开昭，遭到家庭和朋友们的歧视。但她不管这些，穷困没有折服她。只有把小萍从她怀里扔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寄养，却常使她做母亲的心



的悲痛。

劳累，美真毕竟疲乏得入睡了。但小萍的病，像

恶魔一样扰乱着她，窗纸才有些发白，她就醒来了。朦胧中看见桌子上那张嬉笑着的小萍的照片，使她陷入了沉思：“如果不是我狠心地离开了他们，我何必受这种痛苦啊！”美真的心开始动摇了，她感到一种奇异的悔恨情绪，她的心像火灼一样疼痛。过去的生活给她的印象太深了，虽经过强烈地压抑，使她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忘掉了这些。但在这样寂静的清晨，连聒噪的麻雀也还没有叫喊的时候，不由得又使她沉入回忆里：那米黄色的小橱柜，橱柜上的两人小照，以及那经常低垂着的绿色窗幔，还有昭的两条热烈的臂膀……小萍躺着的摇篮轻轻地缓缓转动……美真不能再想下去了，她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地忍受着痛苦的侵蚀。天色大亮了，她想去看她的孩子，无精打彩地从床上爬起来。猛然，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这事几乎被她因忧烦而忘掉了。她不能不去，她是一个小领导者。但她这时却没有心绪去，她心里焦虑的想着孩子的病。正在这时，门响了两下。

“进来。”

四光进来了——像进来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暖流。他的蓝布长衫今天洗得很干净，脸上也刮得很白，眉宇间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一进门就向美真笑道：

“你怎么起得这样晚呀！忘了那件要紧的事了吧？大家都在等你……”四光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忽然发现美真的脸色很难看，于是又接着补了一句，“你病了吗？”

美真让四光坐下，低声地说：“不，我没有病，不过心绪不大好。”

“噢，真奇怪！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你这样沮丧过！为什么？”四光惊讶地说。

“小孩子病了，我想去看他。实在抱歉，今天我不能同你们

一块去了……”美真说到最后一句话，有点儿迟疑，显然，她有些怕她的同伴笑她情感太脆弱。

“美真，这不对！孩子的病固然要紧，但我们的工作却千百倍重于孩子的病。你已经为了大众的幸福，牺牲了你个人的幸福，如今只为一点小刺激就萎缩了，你自己会感觉惭愧的。”四光庄重地说着。他的眼盯住美真的脸，从他的眼中射出的热情希望的光芒，使得美真不得不羞惭地低下了头。

屋子里静默了，美真半晌没有开口，结果，还是四光说话了。

“美真，走吧！大家都在等你。你一向是多么勇敢、坚强，怎么忽然变了？你冷静一下，想想目前的时局是多么危急——敌人昨天又在青岛大批捕杀我们的工人……多少人都在等待你参加。走吧，美真！一到那种场合，你就会忘掉你的痛苦的。今天先派小张去把孩子送进医院，明天你再去看他不成吗？”

美真把牙一咬，把头一扬，决然地和四光一起走出门去。

大马路上不知从哪里集合了大批的人群，人群像海潮似的向前滚动。许多男女青年的手中拿着各种小旗子，一声声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人起来救中国！”的口号声，山崩海裂般地响彻了云霄。大队继续前进，继续高喊，没有寒意，一个个的额上渗出了大粒的汗珠。渐渐前边四周都布满了军警，军警越来越多，几乎压过了游行的群众。明晃晃的刺刀，粗大的木棒，高举在他们的手上。

“站住！散开！不许走！”军警们的吼声，使一部分群众站住了。有胆小的鉴于上次水龙和大刀的凶猛，几乎要跑出队伍了。但美真却出现在前面的一队里，她高昂着头，手举着旗子，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睁得又亮又圆。夜来的愁闷，这时完全忘掉了。她与大队有节奏地同声高喊着：“前进呀！前进！”